求益齋文集

求益齋文集卷五

溧陽彊汝詢蕘叔著

天文類序

天文有占驗之學有推步之學周官馮相保章各有分職史記敘歷書以明推步敘天官書以志占驗二者判然不同今人或混而一之蓋誤占驗之設所以明天人感應之理使人主知所敬畏意甚美也奸人或竊其說傅會妖言惑衆釀亂故後世以占驗爲厲禁自非臺官子弟莫之敢習其書亦祕不傳推步之學不在禁例然其術繁難通者蓋鮮累代之歷載于史者可見矣自宋以來私

家著述亦頗有傳者後世事多不如古惟歷法愈推而愈精故近世之書咸可資考驗明世歷學衰甚西海之術得盛行于中國古法遂爲所掩亦賴有諸家之書故不盡墜西法寖久更數百年未必無差將欲修復古術必有所取資諸書其可廢乎目如左

地理類序

地理之書莫先于禹貢其文至簡而所賅者廣倘矣哉其不可幾也後世爲書者衆矣史家但具郡縣經生祗考沿革文士好言名勝論河渠者獨詳水道談攻守者第徵形勢紀賦稅者專載土田戶口意務于所重而其他則多略雖有備之者然或止于一州一

縣或遍及天下矣而又雜以人物祠廟邱墓園林詩文之類卷帙益繁而爲用寡識者以爲非余昔嘗有意爲一書自病見聞寡陋至今未果所收古今輿地之書衆矣求其精詳盡善殆戛戛乎難之然皆有所長可以資討論不可廢也備其目如左

六書類序

自隸草行而篆法微古字書多不傳傳者惟許氏說文爲最古自宋以後言六書者咸宗之今之學者尊許氏尤甚初士大夫旣厭憚程朱之學相與宗漢鄭氏旣而患鄭氏之說深博難竟則又祧鄭而宗許學者利其簡易相勸成俗束置六經惟守許氏一編高

者競著述下者騰口說啤睨一世稱儒者矣余觀說文所載皆李斯小篆雖參列古籀然頗寡今人好尊說文而又恥言李斯則謂文不重出者皆是古文本字此飾說耳許氏自云今敘篆文合以古籀是實以小篆爲主辭旨明白焉可誣也漢人以六書名者推張敞張竦楊雄杜鄴杜林皆精于古文者也小篆與隸書同出于秦漢人視篆重于隸然不甚尊二張楊杜皆据古文以是正文字故爲世所宗其後習者頗尠然魏立三字石經以古文爲一體則猶未亡也許氏生于東京而不能盡通古文固非楊杜比所引經文往往與諸儒異校其義或頗短六經之字多不備世傳秦刻諸

碑篆法與說文異者殆半或傳寫多訛闕不可復考其釋六書惟象形諧聲爲多餘則頗略李斯制字之意固已大異于倉頡許氏所解又未知果得李斯之意否也漢人罕稱之者惟鄭氏注禮偶引其語寥寥僅三見耳晉以後其書浸行然北史稱崔宏崔浩世傳篆法黎廣受其學亦世習之頗與許氏有異唐陸德明經典釋文亦不純用許氏李陽冰嘗刊正說文且謂古文浸遠謬誤滋多蔡中郎以豊同豐李丞相將束爲宋魚魯一惑涇渭同流則亦重古文而薄小篆今所傳陽冰篆書與許氏亦頗殊焉韓退之言爲文宜略識字而必求陽冰所寫蝌蚪書則古人所重可見至宋而

古字書盡亡二徐氏始專注說文自後言六書者咸徵于是蓋說文之重自宋始夫古文大篆亡而崇小篆不得已也楊杜倉頡篇之註亡而宗許氏亦不得已也古禮亡而叔孫通之禮用古治法亡而蕭何之律行後世沿襲皆非得已然遂謂叔孫通蕭何之所爲即是周公之制作而奉爲不刊之經則誤矣李氏之篆許氏之解亦猶是耳而尊之者謂當列于諸經頒之學官以課士尤其說也則李斯比于倉頡叔重亞于孔子二徐賢于程朱斯固已不然矣妄人益張大之以爲有文字然後有六經舍十四篇外無書舍五百四部外無學一若六經皆本于說文而許氏爲生民以來所

未有何其謬哉余病學者以是相詆也故略著其說居今而言六書固不能廢說文要其書之輕重自有定世之推崇太過者彼則陋矣于許氏無加損也後世文字日孳凡推廣說文爲書者皆不可廢今之援說文以釋經者分文析字繁言碎辭而大義日荒斯誠經之不幸若其專就說文爲書者亦時有小得其失葢不足辨然有甚害者凡六經之字說文所未載皆廢不用而摭說文他字以代之是亂六經之文無甚于此亂六書之學無甚于此亂許氏之說無甚于此故附論之冀爲後來者鑒焉列目如左

九數類序

古者六藝之教一爲九數士入小學則皆習之其時不知數者鮮矣漢去古未遠儒者皆通算術其後稍微唐立算學以十書課士然惟臺官疇人子弟肄業而已五代迄宋其學益衰遼宋元之間儒者乃復留意於是秦九韶李冶之書出而大衍天元正負開方之術興斯算學之復盛也至明而古書多亡斯學殆絕西海之氓乃挾其術以衒中國中國之人震焉我

聖祖仁皇帝天亶聰明萬幾之暇兼精歷算近臣經指授者咸名其學儒者靡然向風矣時有梅文鼎尤長於算頗講求古法其後戴震求算經十書得其九復行于世李銳焦循張敦仁之屬相與

講繹泰李之書於是古法大彰而西海之術稍絀蓋算學于是又盛而書亦滋多矣夫算者歷所資也考之前世算學盛則歷亦盛算學衰則歷亦衰且經說有非算不通者民用有非算不濟者斯誠不可廢然今儒者精斯藝輒用自張以為學無急于此者豈通論歟余幼時嘗好算術略通其旨所收算書頗多目如左

醫書類序

技術之事惟醫為用最要而其事亦最難蓋本草稱神農素問述黃帝儒者不之信然原其初非神智天授者則不能創諸書雖後人所託亦必有所受之故理解精確範圍後世古禁方不復可考

今所傳最古者推漢張機之書自後精斯術者代不乏人至宋元之閒張劉李朱之徒出探求內經之旨各有心得學者宗之然自唐而後醫學視古益衰史記所載扁鵲倉公之語醫者率不能通則古術之失傳可勝道哉而近世劣術簡陋之書爲世所便遞相傳習人各異說日以訛謬天札于是滋多矣張機方素號神驗粗工不得其意妄用之以殺人論者遂謂古方不可以治今病嗟乎人之藏府陰陽猶是也藥之寒熱溫平猶是也何以有異蓋古道之不行于今久矣豈獨醫爲然哉余家舊有醫書若干種昔侍親疾嘗留意于此所收增倍目如後

卜筮類序

卜筮者所以決嫌疑明是非定猶豫誰民用所不可廢者也古者灼龜以卜設專官掌之世其業龜固靈物也而粵人以雞卜蒙古以羊髀骨卜亦能有驗何哉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幾感於氣氣根于心人之氣與天地相流通心誠則氣壹氣壹則幾應非物之靈而人心之靈也特假物以爲驗耳自易卦作而筮法興古稱筮短龜長故重卜其後以大龜不易得始重筮而卜遂廢旣而蓍亦不易得于是火珠林之術始以錢代蓍其占不取彖爻辭專用五行術家之說後世因之而古筮法亦微惟好古之儒或用

之朱子所考定者最詳六壬不知所自起或據吳越春秋以為周末已有之然與今術頗不盡同今士大夫甚重六壬又有太乙遁甲二家與六壬並號三式就其說推之往往不可通然在諸術數家尚差有理致余擇其稍雅馴者著于目若其他雜占詭謬鄙淺閭巷小人之所用則不復及焉

目錄類序

自漢劉向總校羣書其子歆繼之著七略為目錄之始漢書藝文志本諸劉氏其後荀勗王儉阮孝緒之徒相繼有作而史家皆不載至隋書始復志經籍唐以後摹印之法行書日益多私家所藏

亦往往著目而晁氏讀書志陳氏書錄解題爲最著六經之傳與天地比壽秦漢以來賢人才士講道論政足以羽翼聖言裨補世道其傳遠固宜而百家之書紛紜雜出不可勝計蓋自三不朽之説興士之志于立言者咸敝精勞神從事著述方其卷帙既成莫不怏然自得以爲足以名于後世乃由今考之凡七略所載之書其存于今者蓋百僅一二焉其續見于隋書者蓋百僅存四五焉其續見於晁陳所記者去今未遠然亦十僅存一焉自今以後更數百年則雖今世所盛行之書亦不過十存一二可知也夫以傳之若是之難則其傳者必其能羽翼聖言裨補世道者也然亦或

湮滅不彰而離經畔道與夫淺陋無益之書顧頗有傳者斯誠有幸不幸歟雖傳矣而或爲君子之所羞適足以致譏議則安知其傳也非不幸歟雖不幸而傳人或從而護之且踵爲之不已夫其傳也倘不足覆況踵之者更未必傳歟嗟乎士之好學篤行而不經著書者蓋有鑒于此矣自七略以下載于史者不復具其別爲書者目如左

譜錄類序

甚矣人之好爲無益也言乎道則無取言乎藝則無用而爭爲之不厭甚可怪也書者六藝之一蓋貴其適用漢以後始以工拙爲

意好之者殫心畢力求以自名而講說評論滋繁矣書之供玩戲者視書尤爲無益然好之而爲說者不減于書三代之器遠矣今所傳者無慮皆偽而嗜者甘焉則爲之譜錢幣因世而異期于利用非古器比也而亦有譜硯刀劍之屬既或譜之矣若秦漢之故瓦碎甓宋之窯磁明之銅器亦皆有譜或以爲源于考工記然百工之事記其有用者也豈玩物之謂哉古者取草木之實以供籩豆而已後世乃以花爲玩于是百卉莫不有譜而其品稍貴者爲譜尤多古也重其實今也重其華可以觀世變矣茶起于後世可以解渴未失也而耽之者搜奇致遠品其高下而爲之譜琴之

有譜宜也以備生而訂俗樂之譜何爲者農蠶之具有譜亦宜也乃下至籠野鳥畜金魚鬬蟋蟀以及博奕鄙事其在古則惰民之爲而後世士大夫或篤好之皆爲之譜若此類者其得失可見矣而爲之者矜以爲雅咸自得不悔昔有人問元城劉先生何以遣日先生曰君子進德脩業惟日不足而可遣乎故古之君子不敢蕩其心思不敢惰其支體居家則勵學行當官則勤職業其于玩好嬉戲之事雖欲爲之而有所不暇也今之君子則旣爲之矣且窮極曲折爲譜以詒後世意者其才皆過于古人故學行職業靡不脩而尚有餘力歟不然何其暇也余家所藏譜錄至少又頗散

見于各類其無可附者旣列其目而略論之如此

小說類序

昔許文正公有言弓矢所以待盜也使盜得之亦將待人信哉斯言自文字作而簡策與聖賢遺訓藉以不墜而荿世誣民之書亦因是得傳有爲書至陋若嬉戲不足道而亦能爲害者如小說是已虞初齊諧其來已久魏晉至唐作者浸廣宋以後尤多其詭誕邪褻亦日益甚觀者猶且廢時失業放蕩心氣況於爲之者哉下至閭巷小人轉相慕效更爲傳奇演義之類蠱誑愚蒙敗壞風俗流毒尤甚夫人幸而讀書能文辭旣不能立言有補于世汲汲焉

思以著述取名斯已陋矣然亦何事不可為者何至降而為小說敝神勞思取媚流俗甘為識者所恥笑甚矣其不自重也然亦學術之衰無真師友教誨規益之助故邪辟汙下至于此極而不自悟其非嗚呼可哀也已魏晉以來小說傳世既久余家亦間有之其辭或稍雅馴姑列于目而論其失以為後戒焉

文集類序

大矣哉文之為用也聖經賢傳微言大義非文不垂記載古事治亂興亡得失善惡可法可戒非文不著禮樂制度法律典式非文不明詔誥號令條教簿書非文不行奏疏論議箴規主德指陳庶

政薦賢斥佞非文不達師儒說經論道授業解惑非文不詳親友相遺書牘相問非文不通故文者聖人重之六經之文簡嚴易直固其道至亦有修辭之功焉孔子曰辭達而已矣又曰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曾子曰出辭氣斯遠鄙倍矣假令以方言里語垂之簡策則人不之重也不重斯不傳不傳則惡能為益于天下後世哉漢之文最為近古魏晉以下靡然日頹流為駢體唐韓氏宋歐陽氏相繼振之號為古文學者翕然慕效至于今不衰夫所貴乎古文者豈獨以句讀之異于駢體云爾哉必將有所取也韓歐陽氏之文誠善也彼固有見于道其行略能踐之而又能言之故為學

者所宗藉令不然而專存其酬應游戲之文其果有當乎今或曰治古文者貴乎法耳不惟其道而惟其法于是以蔓衍無實之辭而貌若韓歐陽氏之爲者則曰是所謂古文耳以名于身以敎于人苟不如其法則雖古賢人君子垂世之文毅然擯之以爲不足道嗚呼誠如是則文與道判然爲二不可復合斯蓋韓歐陽氏之所羞稱又烏足以窺聖人之所謂文哉傳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藝文也者藝也而道所載也今無所載而徒以其藝則與駢體何以相勝雖爲之甚工曾不若巫醫之有益于世不亦悲夫故儒者之於文非以爲名也將以濟用也引而申之欲其達

也迎而節之欲其簡也修之懼其鄙也修而不飾懼其靡也可用則止不致力焉懼其溺也故不知文之本者求於文知文之本者求於道其道得矣無意于文而文善也求於文者未有能至者也自漢以來爲文者多矣而傳者不及什一得非無得于道而求工於文者衆歟余所有凡若干家並列于目

詩集類序

詩之作也其生于人心乎心與事相感而動必形于聲樂之聲爲笑爲歌憂之聲爲歎爲泣聲之有條理者爲言言之成章者爲文歌泣之文者爲詩言所不能達者歌泣足以達之文所不能宣者

詩足以宣之故詩也者聲之精也因詩而協之以律呂則謂之樂故詩也者樂之本也夫事之來無窮而心之感不爲之制則樂必至于濫憂必至于激樂至於濫則淫憂至于激則亂淫與亂之詩作則人心亡聖人憂其然于是詩教興焉詩三百篇大抵聖君賢相忠臣孝子勞人思婦有爲而作其大旨本乎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際而因推見政治之得失世運之盛衰風俗之貞淫民生之休戚雖正變不同美刺互異然未有不發乎性情止乎禮義關乎勸戒者也故聖人錄之爲萬世法自漢以後古樂漸廢而學士多好爲詩由是詩與樂分作者亦漸失古人之意蓋酬應游覽

詠物之作盛而言志之義荒矣文采聲病之說勝而興觀羣怨之旨微矣媟褻諛諂之詩繁而無邪之訓廢矣故凡無所為而作與有所為而不得其正者皆足為詩教之害然或辭采精工為世珍尙遞相模效積習深堅不可復振然猶時有豪傑之士不囿于俗力追古義詩教之不盡墜蓋與有功焉夫詩者生于人心者也故覩其詩可知其人後世之詩文掩其質不能盡驗然大略可覩矣忠孝者其詩摯剛直者其詩勁寬和者其詩婉廉靜者其詩澹怨憤者其詩厲愁苦者其詩鬱矯偽者其詩浮汙佞者其詩鄙愚戇者其詩侗佻達者其詩蕩故心者詩之本也辭者詩之末也不治

其本而務其末雖其甚工君子羞之其本立矣而或懲辭勝之弊質也而俚直也而率乖風雅之文矯枉過中識者亦譏焉自漢至今詩集不可勝計其善者固易傳而傳者未必皆善也姑以余家所藏備目于後

詞集類序

古樂既遠而世固不能無樂也于是其辭亦屢變焉雅頌衰而樂府興樂府散而歌行盛歌行窮而絕句作絕句縱而詩餘出自三百篇以後詩體固遞降矣詞又其靡也然方其盛時雖賢者亦或為之其善者猶有可取若夫詞又降而為曲則其鄙已甚不足數

也嗚呼吾不知曲之變又將何如蓋三代雅頌之音終不復見于後世矣乎

輿地記序

輿地之學所從來遠矣自古名臣碩儒未有不留意者也今之言地理者多于古然或略于大而詳于細捃摭隱僻互相駁難原其志蓋僅得博辨之聲而止古者不爲無用之學禹貢之所紀周官職方形方司險之所掌其所道可見矣漢蕭何入關先收秦圖書由是具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強弱之處民所疾苦者唐杜佑曰言地理者在辨區域徵因革知要害察風土嗚呼得之矣余嘗欲

就今之疆域而考三代以來建置沿革之大凡列山川要害徑路夷險遠近以及土地之肥瘠物產之宜否生齒之衆寡賦役之輕重民生之貧富利病風俗之剛柔奢儉美惡勒爲一書而見聞寡陋病未能也道光二十二年偶得輿地記十册不著撰人姓氏觀其辭氣蓋明季人也其書詳于形勢議論多可取雖不能無失然視世之繁稱瑣辨無裨于用者豈不遠哉後數年余出游浮江絶淮東臨滄海歷齊魯北觀京師踐趙魏之郊西入關踰隴抵金城往來洮渭之間所至覽其形勢與是書所言大抵合意其人必俶儻博聞留心經濟之士而其書不見重于世幾至湮滅余旣幸而

得之其姓名亦卒不可考惜哉惜哉書係寫本多譌闕既無別本可校因以意爲補正遂可讀又頗爲編次卷目序而藏之

洪介石種菜圖序

有地五六畝外植竹編槿籓之中葺小屋瓦茅垣土屋傍爲井一置構樸餘地作短畦十百稜隨四時所宜雜植菘韭葵菽瓜瓠茄莧芥薤葱蒜蔓菁薯蕷之屬朝夕之味不外求新蔬登人未及嘗而吾先餍焉其亦足樂乎不也彼饕于味者磔羊豕殲雞鶩鼻溺腥羶口腐肥醲舌蕩腸錮嗽咳膩濁嗜其病矣嘉蔬鮮茹潔治而進之宜于口適于胃飽焉而味有餘又孰得孰失也抑聞之穀號

百而蔬屬實二十故穀不熟曰饑菜不熟則曰饉歲或歉甚民嚙咽野蔌雖菹吻棘喉疢蹙懼是故無菜民病徒菜民愈病先達或題其圖曰儒者不可忘此味百姓不可有此色善哉斯言然則由乎前之說隱逸之所甘也由乎後之說則將諏民疾苦推見稼穡之艱難豈僅耽嗜澹泊措措然儕抱甕者流以爲高哉淇君介石以種菜圖示余索題君年甚富而寓志于斯殆不惟前之說而已因書此以質之

余少時酬應之文多用駢體間效爲古文辭先輩競譽之然不自是也後遂盡棄其稿今年因撿舊書忽得此文葢道光丁未

客游朐陽所作距今四十四年矣衰老頽唐追念少年景象不忍復棄聊録存之光緒十六年仲春蕘叟自記

金壇見聞記序

江東被兵已歷十載獨金壇號爲善守嘗再卻彊寇雖賴將士之助然民有功焉不可誣也及蘇常悉陷城孤援絕環境皆寇勢必不支然猶竭力撑拄至逾十旬人自爲戰殺賊萬計糧盡兵叛引賊入城然猶相率巷戰前者僵仆後者繼進矢刃皆盡殲滅不悔論者稱其士民忠義冠乎江東斯固然矣余竊以爲金壇之守蓋有大功于東南而論者或未之及何者方賊之大舉來寇也乘累

勝之勢銳氣方盛其渠李世賢又賊之梟悍者也既久攻不下乃悉糾其黨合十餘萬列壘百數分番迭進築圍掘塹雲梯地道晝夜環攻盛暑不稍休雖終為所陷而賊之力固已憊矣金壇既陷李世賢遂悉眾入徽州且進窺江西會督帥曾公已至祁門屢破賊賊乃轉而寇浙假令蘇常不守之時金壇亦潰則賊無所顧忌盡銳上竄四月之末寇騎必達于徽其時曾公尚未至祁門徵兵未集倉卒之間猥奔豕突其禍可勝言哉然則以蕞爾孤城橫制十餘萬悍賊頓于城下三月有餘俾杭歙稍緩須臾之警而曾公得進據便地徵兵謀餉以成滅賊之勢金壇蕞隱有助焉雖忠義

無成固城糜爛功亦偉矣昔晉桓彝起兵討蘇峻峻遣韓晃攻之彝卒敗沒論者謂韓晃爲峻驍將使非彝牽制之晃不東據吳會必上犯江州惟頓兵宣城曠日持久義兵四集卒以滅峻彝雖不終其功甚大以金壇之事衡之何多讓焉嗚呼語其忠義則如彼計其功則如此而城陷之後六七萬人同時并命絕城得生者不及千人血刃孑遺饑寒困躓轉徙渡江有司莫之存恤至于搢紳士子董率團練首尾八年三被賊圍力籌守禦或傾家濟餉或闔門殉節其得免者僅數人耳核其忠勞宜蒙褒錄而有司不以上聞聽其流離顛困無所告訴觀者憫歎以爲望風逃潰者或得家

寀保全而毀家徇義者至于如此無識之士至相指笑以爲愚然則其事旣不見垂于今人且恐遂湮滅無聞于後也余甚悲焉余家嘗寓居金壇城中多余親舊及城陷間有得脫者余從之訪金壇戰守狀略悉其概因頗次第爲之記丙辰之役則余在城中所親見者亦追記其事合爲一册以藏之先後爲次瑣屑煩冗皆不暇計期可以徵信而已咸豐十一年三月上澣溧陽强汝詢書于昭陽寓舍

題後

余論金壇堅守有功于東南聞者多哂以爲夸余無以辨也後十

餘年始見曾文正公集有統籌全局疏略云賊謀直取蘇常再攻徽浙以窺江西江西兵力單弱實不足以折漸勝之焰禦百倍之賊臣等竭五六兩月之力辦江楚兩省之防能待兵勇漸齊布置漸定然後賊衆始至與之力戰所以保全兩湖江西者在此所以規復安徽三吳者亦即在此按曾公是時初受

命督師胸有成算若行路預計程驛然方惴惴爲江西慮雖冀賊之不遽上竄而不敢必也賊所以不遽竄江西俟曾公布置漸定兵勇漸齊至八月然後賊衆始至者則惟金壇堅守之力然則余言豈夸哉嗟乎縻一城之生命牽制賊勢卒以成戡定之勳死者

固可撫憾然至今莫能明其功此可爲扼腕流涕者矣金壇初陷曾公入告具言彈丸小邑四面皆賊巢官民同心固守百餘日殺賊無算糧盡力竭各以身殉忠孝節義萃于一城可敬可憫請俟克復後建祠致祀以慰忠魂其後祠亦不果建悲夫光緒二年二月汝詢又識

李世賢以七月十五日陷金壇十八日悉衆趨甯國八月十二日陷甯國十八日入叢山關二十五日陷徽州始進窺江西

春秋測義自序

余始讀春秋若涉大海茫乎莫測其津涯旣讀三傳始知釋經各

有例然互相牴牾以經推之往往不合甚或自相矛盾憒然靡所適從疑之者有年乃博考唐宋以來說春秋之書始知糾三傳之失者爲說已繁然又舍三傳而別爲例推之經往往不合如故甚或自相矛盾如故嗟乎先儒言之無餘智余求之無餘力而惑滋甚將無春秋終不可通耶疑之者又有年旣而觀朱子之言曰聖人修春秋直書其事善惡自見躍然曰斯言其祛余之疑乎何以言之疑生于例例生于褒貶謂春秋有褒有貶而例以起謂聖人以一字爲褒貶而例愈繁然而孔子未嘗言例也未嘗言褒貶也說春秋者言之也君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孔子修春秋乃褒貶

二百四十年之諸侯大夫且內及于魯君且上及于天子此後世知道者所不肯爲而謂聖人爲之乎知春秋據事直書則褒貶之說絀去褒貶之例然後可以言春秋雖然據事直書者史之常道也使聖人執是以修春秋則與魯史何異使後人執是以說春秋則與史論何異意者矯枉或過其正乎疑之者又有年既又思孟子之言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漢史氏之言曰孔子修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乃恍然曰春秋之文皆魯史之文也其義則在筆削葢筆削其事非筆削其文也知事有筆削則春秋之義可求知文皆因史

則褒貶之說無所施惟仍舊史之文故仍舊史之名使更其文豈得假其名哉至是乃敢為之說曰春秋有義而無例有筆削而無褒貶雖然舊史久亡所削者不可見也既不見所削則所筆之義終不可知也無已則就所筆以推所削其始也若旅人適莽蒼之野四顧無蹊徑倀倀然莫知所從也邈乎艱哉求之者又有年久之若稍有見焉又久之則知聖人于事有全筆不削者有或筆或削者有削百而筆一者粲粲乎若可分別焉雖不敢自謂悉當或者亦不盡誣矣既得所削而後觀其所筆則朱子所謂據事直書者乃卓然為聖人之經而非史氏所能比然而其文則史也聖人自

謂述而不作觀春秋而益信孟子豈欺我哉先儒不知筆削在事而專求于文會褒貶則無以爲說其言之鑿鑿若一辭一字皆聖人所自作用心愈深陳義愈高而去筆削之旨愈遠矣於戲以千餘年相承褒貶之說一旦欲盡去之必且重得罪于儒林余亦何敢自信然嘗合孟子朱子之言以求于經平易徑直融洽脗合無復牴牾矛盾之患向所疑者渙然若冰之釋廓然若雲霧之忽開而睹日月之明意者或可備一說乎抑倘有同余所疑而未能釋者或不妨質之乎夫逞臆立異非說經之道若違心以徇舊說度亦先儒所不取不揣淺陋竊著其說先以通論次釋經文總三十

五卷推尋筆削之迹略有端緒其義則未之能詳竊測所及粗述一二若乃濬而深之推而極之如古所謂抉經之心執聖之權者則敬謝不敏將俟後之君子

求益齋文集卷五終

溧陽强汝詢蕘叔著

大學衍義續自序

客問于汝詢曰眞氏大學衍義何爲而作也應之曰爲治平而作也曷爲不言治平曰難言也古治既衰世變俗僘法前王則已遠法後王則已卑聖君有作當因時制宜非可以陳迹拘故難言之也客曰既不言治平則曷知其爲是而作也曰眞氏論格致誠正修齊之事皆有天下者之事也自典學以至出治自修己以至用人自宮闈以至用舍詳哉其言之率是以往天下未有不治平者

啟沃之道于斯爲盛而或譏其闕殆未嘗深考其書而輕爲說者矣然則邱氏補之非歟曰殆乎贅矣雖然有治道有治法王者用眞氏之書而得治道之本必將考先生之治法與因時制宜之道誠述而論之綜至變之法而明其必不可變者以爲王者格物致知之助或亦眞氏之所許也乃觀邱氏之書則蒙有惑焉今夫大學之道萬世之常道也眞氏所衍亦萬世之常道也邱氏之書乃雜取後世功利苟且之政津津稱道而其大旨則在推尊明制夫明制豈果可垂之萬世耶以是爲一代之書則可而欲以衍大學之義繼眞氏之作殆有間矣客曰語有之泥古者未足多宜今者

未必非今子矯邱氏之失而侈言三代不亦窒乎汝詢曰唯有之然有說焉自堯舜以至孔孟凡一千六七百年而其語治未嘗有異自孔孟繼沒以至眞氏邱氏之時亦不過一千六七百年則語治自不容有異天地猶是人民猶是然而後世之治常遠于古之治後世之亂常甚于古之亂者以制度不如古故也制度所以異者以道不如古故也道不如古則雖盡襲其制度亦未足以治道果合矣制度不必盡同可也然制度可不同于古而不可不合于道求制度之合于道則未有若先王者矣是故有可得與民變革者雖三代不必相襲有不可與民變革者千聖百王未之或改化

而裁之存乎時推而行之存乎人述而明之存乎簡冊降及後世之法一以先生之道衡之其得者可以兼取其失者可以爲戒上下數千載之間而原其所以爲得所以爲失者初無二道則三代至今如一日也破流俗因循之論屏拘儒膠執之見以期不謬乎眞氏之本旨雖所論者不過陳迹然因其迹而揆其道則于格物致知之方或者少有助焉嗚呼區區之志則已勞矣然而志有所注或限于學學有所涉或短于識識有所到或艱于言言有所達而意終不能盡也則其合焉者不亦寡乎既已爲之不忍竟棄粗敘纂述之意以質世之君子

阮侯亭先生文集序

自漢至今二千年士以文章自鳴者不可勝數然傳于後者不能什一何哉文之傳不傳繫乎辭之高下顧非可專求之辭也亦視其本而已其能傳者必其有本者也其尤卓然震耀不可倣者必其本之尤厚者也外舅阮侯亭先生天性剛直居家以孝友著講求經世之務歷官所至聲績赫然又負絕人之資於書無所不讀過目輒不忘凡所以培其本者茂矣方其爲文振筆疾書一運以己意未嘗屑屑求肖古人而句析字解無一不本于古要之卓犖奇俊伉健剴切則自成爲先生之文一時才人斂手推重咸自以

爲弗及豈非有本而然哉先生嘗自言浮沈俗吏爲簿書所累作
文不得快意若得去官歸肆力于文所就當不止此晚官黔省値
鄰盜蜂起環境來寇大府孰視不問倉無升斗之儲先生驅市人
爲兵采草木葉實爲糧苦戰數年先後三殄巨寇卒全一境忌者
以危法中先生鐫秩而抑其功不錄先生乃得引疾歸里是時年
已七十有六積苦兵間精力稍衰前此議論激發之文先生亦不
復作矣歸七年而先生歿舊稿頗多散失其季子翊經裒集其存
者走三千里索序于汝詢且曰先人之命也汝詢辱知最久且親
不敢以不文辭先生之詩十卷先已刊行古文別爲集凡若干卷

趙斉裳經說序

興化趙斉裳過訪出所著經說示余且屬爲之序余于諸經素甚疎略雖强爲之言未必當趙君之意辭之再三而其請益堅則又不可以已蓋聞之六經皆載道之書也求道必于經求通經必先于訓詁雖以程朱之賢于諸經舊說皆博稽而愼擇之不敢略夫牽于訓詁考證而大義日荒此誠近儒之蔽然懲此而謂說經不貴詳密固未必然也今趙君學博而才敏于先儒之說旣覈之甚精且猶矻矻不少倦充其力蓋不進于道不止然則有詳密之益而無其蔽者將在乎斯余甚爲趙君樂之也若其用心之勤好古

之篇覽趙君之書者自能得之余不復贅焉

李眉生廉訪詩集序

眉生先生弱冠游京師即以詩名兼能古文辭講求經世之學聲稱籍甚曾文正公督師江南辟先生參幕府鏗鍧炳燿厥聞益光遂備兵徐海按察江蘇駸駸且大用以耳疾乞退是時年未四十愛吳中山水清嘉購網師園居之園故有老樹怪石亭館相望先生加葺治濬沼養魚種竹藝花擁書數萬卷蓄三代彝鼎漢唐石刻宋元以來法書名畫閉門謝客徜徉其中人望之如神仙或謂先生可肆力于詩矣先生曰不然吾治經未能淡洽幸閒居將從

事爲遂次第諷諸經博稽舊說日有程課不復以文章措意舊稿散失都不省錄余及湖口高伯足夙與先生善皆言棄之可惜盍收拾編次先生笑曰貽我以詩集者多矣往往閟不終卷輒束之高閣今自編詩人不以高閣相待耶洎先生下世嗣子遠辰觀察掇輯遺詩僅得若干篇多出于晚年酬酢前此述志感事之作什不存一二遠辰將更博求之先以所得付梓屬余爲序余嘗聞先生稱伯足之詩工力深重同輩無比知詩者咸無異詞然伯足有作必質于先生疵之輒棄摘之輒改帖帖心折若弟子然則先生之詩可知矣斯集寥寥雖未盡先生之長嘗鼎一臠窺豹一

班不亦可想見其大凡耶伯足不幸早歿先生惜之甚因謂余曰吾生平行事人罕知其詳暇當自述事略以身後文相託余謝曰僕不文且六年以長異日將以此事累公何乃云若是先生曰人壽不可知孰後死則任其責嗚呼言猶在耳先生之墓已有宿草所謂事略者竟未及就余撫以償前約今乃序先生之詩追念疇昔不禁老淚之涔涔也溧陽強汝詢序

金壇錢氏譜序

錢氏之始舊傳出于錢鏗邈乎尚哉冑系之詳靡可究悉至宋而武肅王之後實繁實大散處四方而吳越爲尤多源遠則流長世

近則派眞故吳越諸錢皆奉武肅王爲大宗而各以其始遷祖爲小宗金壇錢氏其一也其譜自康熙戊寅以來蓋已屢修光緒四年錢君晏廷與其族人復有事于此屬余一言以弁其端余惟譜之所爲作將以尊祖敬宗親親睦族也順推之則自上而下雖百世而冑緒粲然可考旁推之則自近而遠雖百世而同宗聯若一家故人無忘祖之譏而族敦親遜之風非譜曷賴哉今晏廷之爲是也承喪亂之後族衆損耗記錄不亟久益難稽故醵財鳩工汲汲將事與昔之修家乘者事同情異蓋感慨係之夫常變時也盈虛數也要其爲尊祖敬宗親親睦族之道豈有異哉晏廷與其族

人循是道以往繼繼承承相勉不懈必且蕃昌滋盛以復大其族不難矣若其譜之或分或合舊序已詳茲不復及

馮氏重修族譜序

金壇馮槐音先生與其族弟子昌戟堂祗臣諸君重修家乘屬余爲序余觀姓譜諸書皆言馮氏出畢萬之後食采馮城因以爲氏其說固非無據然以班范諸史參考之馮氏所出蓋非一源東觀漢記言魏之别封曰華侯華侯孫長卿食采馮城因氏焉姓譜之說本此史稱秦滅魏馮氏遷于南陽爲郡族姓建武中馮魴官至三公封侯傳爵四世魴孫石又以母公主恩封侯位三公爵亦再

傳此南陽諸馮源出于魏者也史又稱馮亭爲韓上黨守亭之後馮毋擇馮劫馮去疾爲秦將相宗族分爲二或留潞或在趙在趙者爲官帥將官帥將子爲代相代相子馮唐顯名于漢其留潞者馮奉世始以功名顯官左將軍光祿勳奉世九子野王逡立參皆至大官野王之孫衍以名節文學著聲此趙代上黨諸馮源出于韓者也春秋時鄭有馮簡子更在韓魏之先考鄭與韓魏皆姬姓然則馮氏雖源出不一總之不離乎姬姓者近是潁川亦有馮氏東漢初馮異以佐命功一門兩侯傳封累世鄭潁地相近意卽馮簡子之苗裔歟又有魏郡之馮宣帝時馮揚爲宏農太守八子皆

爲二千石曾孫勤位至三公勤之子孫尙主封侯自揚以下八世皆名著于史則未知其出于鄭歟抑出于韓魏歟由魏晉至唐馮氏累有顯人然于漢之諸馮孰同孰異多不可知葢自周衰小史奠世繫之職廢中更秦火世譜盡亡志姓氏者旣莫能悉其源委魏晉以後譜學復興五季之亂則又散失故家世族能保其舊牒者葢鮮雖以馮氏著于史傳者世次班班如是而其後胄緒之詳不可復考故金壇馮氏之譜祇紀自南唐尙書公以下不復遠徵前古豈非闕疑傳信合乎古道者哉其譜自明至今已五修道光咸豐之間族衆著錄者六千餘人簪纓相繼蔚爲盛族及遭粵寇

之亂什僅存一盈虛相遠若斯之驟則時爲之也而耆德俊彥尚不乏人相與汲汲從事譜牒俾沒于喪亂者事跡不至湮滅而後來者益知敬宗睦族之道可謂篤于本根枝葉其有不茂者哉余既不獲辭因略考周漢閒馮氏之源流著于右

尤母鄭太孺人壽序

丹徒尤杰庵少以文章名某耳之已久及與韓叔起交乃爲某言曰杰庵非文士其賢不可及也則又曰杰庵才固高抑亦賢母鄭太孺人之教也太孺人有丈夫子四杰庵最長未冠而失怙家貧甚幾無以給朝夕太孺人勉杰庵以學撫諸季以長艱勞困劇不

可備記及杰庵登賢書譽望日起諸季並勤于治生家頗裕矣而太孺人不改其常處身以禮持家以儉待人以慈家人化其訓內外怡怡如一族鄰無遠近慕仰稱誦亦如一可謂盛德者矣某聞而識之其後因叔起得交杰庵登堂拜太孺人善氣滿容藹如也退見諸季溫溫皆有士君子之風而杰庵議論超然常以古聖賢之說自律所造有未可測者蓋微杰庵之賢無以彰太孺人之教而非太孺人之教亦無以成杰庵之賢叔起豈欺我哉歲之四月爲太孺人七十之辰叔起與某謀以言侑觴某謂世俗祝壽之辭大抵誇述富貴以爲光耀彼皆外至之榮世之得之者不可勝數

若太孺人之盛德訓諸子並以善稱且有賢如杰庵者朝夕奉養于前諸孫繞膝家庭和樂求之今世豈易得哉詩所謂永錫難老眉壽無有害者太孺人自有以得之又奚俟乎頌禱請即誦某所聞見之實爲太孺人壽焉

強氏十修譜序

吾族之譜肇于野橋公自後三十年輒一修至咸豐己未凡九修矣其明年粵冦陷溧陽族衆流迸歿于亂者什九譜亦散失同治三年東南大定遺人始返鄉里訪求殘帙薈萃緝綴僅而獲全惟死喪之多咸宜記錄歲月寖遠大懼湮軼羣議纂續先搆稿草庚

喘甫定日不暇給歲星一周未覩厥成光緒二年耆俊聚謀僉曰當亟叶心襄事必詳必慎凡六閱月而告竣例有弁言以委汝詢既不獲辭因諗于眾曰譜之作也義在尊祖敬宗親親睦族所繫可謂重矣方明之中葉吾族尚未有譜野橋公與諸兄弟皆負高志遠識思有以大其族于是建宗祠創譜牒聯族誼制家法恩明誼美粲然可垂于後後之賢者益相與修之二百餘年繼承弗墜父兄之教必本于孝弟子弟之習必率于謹慎雖田夫牧豎語及祖宗祠墓莫不肅然起敬雖親盡屬遠而相愛相恤相規相讓不啻手足骨肉之親苟有不由斯道多行不義者則擯之不齒削其

名于譜衆咸以爲大辱莫之敢犯心志齊壹風俗樸美由是日益滋昌至道光咸豐之間書録幾近萬人遂爲淝陽盛族甚重譜系修宗法其效如此當此之時生齒既衆性習不齊父兄或倦于教子弟或喜于爭祖宗之彝訓漸遠而親遜和睦之風殆少替矣汝詢少時嘗聞長老有識者稱慕古先嘗懲澆薄喟然太息而憂其將衰嗚呼夫孰知喪亂驟至生人凋耗至于什僅存一哉今族人既寡且貧猝難復振惟協心并力共圖生聚庶其有濟若更渙而不聯漠然相視如塗人則可憂滋甚故尊長先生汲汲以修譜爲急亦猶野橋公之志也凡吾族人考前之所以盛鑒後之所以衰

自今以往其守先訓務以尊祖敬宗親親睦族爲心父兄之教必嚴子弟之率必謹相與力追前人風俗之美則吾族之復盛豈遠乎哉斯固祖宗之靈所深望于後人而亦譜之所爲作也眾皆曰然遂書以爲序

强氏支譜序

吾族九修譜成于咸豐己未著錄近萬人總四十巨冊明年邑燬于寇五閱歲始定譜牒無存者族人以爲大戚相與蒐訪殘帙薈萃緝綴積以歲月僅乃獲全吁亦幸矣哉亦危矣哉古者尊祖敬宗睦族之道行譜用是作周衰小史奠世繫之職廢重遭秦火古

牒盡亡得氏之由多不可考說者以意附會謬悠恍忽無所取正魏晉至唐俗尚氏族譜學復重五季大亂則又廢墜雖以韓魏公世爲宦族及登樞府皆贈三代至忘其曾祖妣氏誤以四世祖妣爵之後乃求得先世文章志狀編爲家集命子孫人錄一本且序以戒之曰後人或不謹嚴使失其傳則上天至明祖宗至靈是必降殃以懲不孝盖創鉅痛深故言之切如此然譜法則猶未立歐陽公纂唐書始蒐考舊牒爲宰相世系表以存譜學因用其體以修家譜蘇明允之譜同時並出而體裁稍異二家皆爲後世所宗自明以來江南士族莫不有譜不幸遇喪亂往往闕而不完

此孝子慈孫所深痛也今吾族譜掇拾于兵燹之餘幸得完具誠爲大慶然卷帙繁重不能戶有吾家自安定府君遷居金壇汝詢兄弟奔走餬口于外更不能攜以自隨旣深以爲病又懲艾前事因與季弟汝謌謀別爲支譜自一世祖文憲公至安定府君祇載本支安定府君以下則備列焉爲系圖一篇世表一篇又別爲溯源三篇稽古一篇合凡六篇旣便行篋且使諸子人錄一通藏之庶免數典忘祖之譏吾子孫當鑒韓魏公之言稍或不謹以自墮于不孝之域戒之戒之若夫族衆支分派別雖親盡屬遠然在吾祖宗視之未始有分也欲知其詳自有宗譜在倘以是編所不及

而遂漠視之則豈吾兄弟纂輯之意哉

强氏源流考略

强氏之先姓譜以爲出于齊公子彊或云出于高彊二者皆姜姓也案古者以王父之字爲氏無以王父名爲氏者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姓譜說氏族多附會古人名皆非是春秋左氏傳鄭有强鉏更在公子彊之先是古有强氏久矣姓譜既未足據則姓之爲姬爲姜疑莫能明也後漢書有光武帝同舍生彊華彊强古通用惟風俗通作疆華且系之曰晉有大夫疆劍徧考古今氏族不聞有疆氏蓋本亦作彊傳寫誤加土耳今春秋左氏傳刊本公

子强高疆往往誤作疆亦可證也宋以後始定從强無作彊者其音則姓譜以爲其巨翻是也後漢書注作其兩翻通鑑注因之則讀若勉强之强誤矣蜀氐亦有强氏世爲豪長魏晉間始著于史至前秦時大盛由是强氏有二派歷南北朝以迄于唐强氏見史籍者卿將牧守凡數十人其源流分合不復可辨至宋而南方之强始著舊譜言分爲二支一支在常州自眞宗至理宗朝登進士第者十四人具載毘陵志一支在杭州祠部公始以文學顯五子皆登高第爲時聞人第四子文憲公嘗愛溧陽溪山再傳至守軒公遂遷居溧陽以成祖志八世至樂靜公始定居沛溪故沛溪之

強皆宗樂靜公而祖文憲公其散處溧陽諸鄉及金壇溧水高淳廣德建平諸州縣者所宗祖各不同大抵多本祠部公與沛溪強氏合譜無錫之強則別為譜而亦本祠部公他若蘇州松江揚州諸府皆有強氏而譜牒未聞杭州之強則吾族所自出然亦不相聞久矣皖豫燕齊秦隴之間往往有強氏最著者惟滄州韓城滄州之強本由溧陽遷居一傳而通政公珍以直節著事具明史韓城之強亦云出于溧陽而不詳其始至忠烈公克捷而顯二者皆與溧陽之強稱同族然北方不重譜牒世次遠近不可知也綜而言之強氏雖著見于古而支派不一世系難知至祠部公以下然

后世次粲然可考夫疑以傳疑信以傳信不能紀遠則紀于近古之道也故推吾族所從來斷自祠部公始

元次山集跋

次山自序言文凡二百三首分爲十卷今本乃有二百六首陳氏書錄解題言蜀本拾遺一卷中興頌五規十惡之屬皆在焉江本則分置十卷第今本中興頌在第六卷所謂十惡者僅存惡圓惡曲二篇合五規及他文凡十七篇爲拾遺別出拾遺補一卷爲文七篇不知何時所增次山有橘井詩爲世所傳而集中無之盜顛倒闕逸又與宋時諸本不同矣李義山序謂論者譏其不師孔氏

爲非今觀其文多宗諸子而于六經爲淺元謨演謨諸篇指意皆近老氏洪容齋述其猗玗子語尤誕詭不經蓋其學術不可爲訓而立身居官具有本末以與汲長孺頡頏可矣詩尤高妙稱其爲人倘有元子十卷猗玗子一卷今皆不傳洪容齋謂元子一百五篇其十四篇已見文集今亦不可分別矣

尹和靖遺書跋

右和靖先生遺書金壇尹氏所刊先生所自爲文無幾餘皆門人所記又雜采論孟解壁帖及序傳以附益之凡十一卷編次煩淆亂考朱子論孟精義采和靖說甚備此本所載不及什一又程子

外書附記和靖語錄六十三條而此本所無者二十四則知闕漏多矣然竟無別本可校補求之藏書家皆無有蓋自考據之學盛宋儒著述皆遏而不行余購程朱之書十年于茲而未得備況其他乎先生之學以敬爲主所言皆醕正篤實矯輕警惰其益爲多既無全書則此本亦可貴也

古微書跋

讖緯皆起于西漢之末緯與讖雖若不同然其言實相出入光武帝甚尊信之儒者靡然從風號爲內學方其盛時桓譚鄭興張衡之屬雖欲出力排之而不得也幸矣其亡也孫氏乃表于殘闕之

餘片語隻字網羅無遺其用力則勤矣豈非好古之過耶

岳忠武遺集跋

觀忠武奏捷諸疏河南郡縣略已平定鳥珠所保惟汴京耳梁興等過河累捷復垣曲王屋諸城河北忠義所在響應當日兵勢如此知直抵黃龍指期可望非空言也自馬端臨始謂中興諸將平羣盜則有餘敵金人則不足明邱濬遂力言忠武未必能恢復而以秦檜爲宋室忠臣嗚呼甚矣其傎也古今至不平之事莫甚於忠臣義士血戰于外而奸臣主和于內夫和與戰不可並用者也彼旣主和則必惡言戰惡言戰則必沮抑忠義使忘身殉國之臣

扼腕痛憤不得施以死然後敵勢益張彼乃得挾以劫其君使必出於和而後已庸奸誤國先後一轍余每觀李忠定宗忠簡及忠武之事未嘗不爲之流涕嗚呼斯足爲萬世之鑒矣忠武之孫珂嘗編經進家集今傳本甚少是集爲閩人黃邦甯所編蓋據珂本而增益之合詩文凡一百七十三篇

切問齋文鈔跋

朗甫先生之學源于程朱其輯是編非有關學術治道者不錄一洗文人之習賀氏經世文編實本此書然博則過之而精不及也凌氏復禮三篇斥言理爲異端與先生本旨大相剌謬近乃有袁

人厭人之蕪猶不別其爲是書之累多矣後有重刊者削此三篇以復先生之舊可也

跋褚河南書

作書當以樸實雄渾爲上恣態不足貴也雄渾須藉天才樸實可以自求然當先求之心術未有心術浮巧而書能樸實者也樸實之弊勢不過拙拙亦何傷若務爲姿媚取悅俗目竟何爲耶褚河南書何嘗不樸實其沈著勁直之氣皆自樸實中來今人乃以姿態求之失之遠矣

跋顏魯公書

魯公書宗右軍而得其雄渾專用中鋒絶去側媚正大剛直之概可望而知後人宗顏者多然莫能比者緣胸中雄直之氣不及魯公故耳書雖小道然實載人之性情學術以出若徒于筆墨間求肖古人抑末矣

韓叔起古愚稿跋

叔起出所爲詩屬余刪定旣叔起別錄清本因以原稿見貽嗚呼詩之放失久矣文采之說勝而興觀羣怨之旨微然豪傑之士代猶閒作當吾世而求豪傑之士其不在茲乎叔起爲人剛毅信道不惑故詩如其爲人惟其有之是以似之誠不誣哉道光二十八

年季春識

書韓叔起餘生集後

叔起先自集其詩爲古慼稿舊屬余刪定因以一本遺余余旣甚愛叔起之詩出入常以自隨今年春大盜驟至倉卒挈家出奔藏書萬卷悉罹兵燹幷叔起詩不可復問矣叔起又集癸丑以後所作爲餘生集復手錄一本贈余則此卷是也叔起爲詩力追三百篇之旨有所歌詠必本于忠孝仁義蓋古人有行之者然猶或雜以嬉游酬應綺靡奇怪無益之辭以徇流俗之好叔起獨毅然一用己意盡滌詩家相狃積習故其詩不能多作作亦不輕示人嘗

謂海內論詩相合者惟桂林朱侍御琦臨利王比部柏心及余三人耳余不工于詩誠非朱王比然嘗竊聞詩教之本而悼其末失則所見略同不容讓也方余與叔起初定交其時二親皆無恙天下安樂不見兵革之事余年甫逾弱冠叔起僅長余二歲耳朝夕過從議論古今意氣豪甚間有感慨發而為詩辭氣英壯激發勃然有不可遏之勢未幾而兩人皆連丁大喪粵賊覆金陵江東騷然無安歲余避兵遯兗州二年始復歸金壇叔起已遷居興化之鄉不復得相見今年余為寇所迫亦攜家至興化始復與叔起相聚則兩人年皆將四十矣憂患之餘意氣非復曩時余固索然不

能復事吟詠而叔起所爲詩大都幽憂孤憤鳴咽愁憯之音視十年以前所作其義不殊而其聲迥異苟有心人讀之皆難爲情況余經涉患難略與叔起相類故覩其詩而身世之感感余于無窮不自覺其慨然出涕也叔起屬余序其詩余謝未能獨于古愚稿嘗爲之跋今觀此卷情不能已因復記于卷末

墨子跋

孟子距墨氏甚力韓子則謂辨生于末學孔墨必相爲用其言幾若冰炭然又稱孟氏闢楊墨功不在禹下則前之說乃少年學識未定之辭不足據墨子書雖存尠留意者近人好先秦古書始相

與校讎刊刻㑹有所稱說其用心亦勤矣幾幾于孟子有微辭論者慮其張異端眩後學余謂不足慮也兼愛之術亦未易能且彼所歆者好古之名所醉者文字之末夫讀孟子而不能爲益者則讀墨子亦惡能爲害哉

鶴山集跋

余方蒐訪魏氏九經要義適淩鏡之同年自蜀來以新刻鶴山集貽余始得之大喜鶴山大全集一百卷今刻僅三十二卷原有詩十二卷今無一篇以問鏡之則曰吳勤惠公帥蜀購得是集寫本雖頗爛脫大致尚完校者以意刪汰所刻止此余聞爲之憮然然

魏氏書不傳久矣今蘇州書局方謀刻要義而是集先出讀晦之
久而當顯于此時耶雖非全帙而公之志業文章大略可見豈不
勝于并此而無之耶既讀一過因記數語于後

周易要義跋

周易要義十卷借鈔于杭州丁氏每爻正義後兼采釋文而訛舛
特甚余用毛刻正義盧刻釋文對勘又假歸安陸氏寫本及阮氏
周易校勘記參考得失始寫定付梓雖不能無誤然視世間傳寫
本則勝之矣宋氏經義考载經類載九經要義二百六十三卷注
云分見各經而易類獨無要義但載魏氏大易集義六十四卷蓋

誤以集義爲要義也徐健庵尚書恭進經籍疏列目有集義且言先列邵周程張之說附以諸大儒語錄解義每一卦爲一卷則與要義了不相涉康熙中其書尚存既進入　大內及乾隆時修四庫書目竟無集義蓋已失之今則不可復見矣惜哉

再書周易要義後

魏文靖公與眞文忠公齊名道德功業氣節文章相匹也著書之多亦略相埒眞氏書風行海內傳刻不一魏氏書則自宋至今六百年未嘗再刊若存若亡儒者至不能舉其書名余求公九經要義數十年未得光緒庚辰始開錢塘丁氏有周易儀禮要義求假

得之旣又得尙書要義于中江李氏得禮記要義于歸安姚氏皆寫本毛詩要義則遵義莫氏新刻本向求之數十年不得一今一年之中而得其五遂議由書局次第開雕以永其傳尙闕四經則俟求得續刊昔人有言諸經注疏頗引讖緯歐陽公嘗疏請刊除以正學術未果魏氏要義始盡芟之斯言殆得纂輯之旨或嫌其不載經文不知宋時正義皆單行初不與經注合要義開錄經注尙是魏公所增覘其體制蓋自摭錄以備遺忘非有意傳世後亦未暇修訂故並無序例當時大儒于諸經注疏用功如此彼誣宋儒爲空疏者豈足辨哉余求之旣久幸所得過半因記蒐刻之本

末于此

儀禮要義跋

儀禮要義五十卷先假之錢塘丁氏又假之歸安陸氏皆寫本訛舛不勝數甚者幾不可讀余用毛刻正義與二本參校互相補正始可寫定阮氏儀禮校勘記亦采要義與今本多不同蓋傳寫互異而今本較善閒有阮本勝者亦從之旣付手民余未及更校刻成視之尙不免誤字頗以爲惋是書本由宋本傳鈔其中不誤者深可依據余藉以補正今本注疏幾二千字足知其可貴矣

尙書要義跋

尙書要義本二十卷　四庫全書目僅載十七卷闕三卷意海內無復完書卽十七卷之本世亦尠見余求之久不可得旣而閩滬上有二十卷足本謀刊未果李眉生廉訪展轉求得之余亟假鈔副聞太倉沈君嘉澍校定付刊向欲見其闕者而不得今乃得見其全書以志幸

儀禮正義校本跋

余校魏氏儀禮要義因取毛刻正義對勘大抵据毛正魏者十之四据魏正毛者十之六又取阮氏儀禮校勘記考諸本異同擇其善者從之若阮刻正義闕誤最甚則不復取他書有可證者並采

入凡補經字七十有九正誤一百四十一乙者八滅者十二補注字五百四十八正誤三百七十三乙者二十三滅者一百三十八補疏字一千三十二正誤一千九百二十四乙者八十二滅者二百七十三若兩可疑兩可通別記于書之上下凡八百八條其注與疏相亂釋文與注相亂及疏前後相亂者悉正之比舊差可讀吾子孫能讀是書固善卽不能亦當葆之須知六十老翁兩眼眵昏作此事大不易勿弁髦視之也

太醫局程文跋

宋太醫局程文九卷皆裒錄當時考試之文爲醫士程式久無傳

本乾隆中校永樂大典始采掇成帙非完書也醫雖小道然實惠保小民之切務王政之一端周官醫師屬于冢宰疾醫瘍醫皆治萬民之疾病稽考甚嚴宋獨能紹古意設專科考試發問必据醫經對者非博習古書通知大義則莫能措辭故其時醫學大盛巨工輩出傳至金元之間張劉李朱繼起遂名其學彼亦有所受之也夫上之所重下必趨焉未有行之而無效者醫特其小者耳宋制既廢醫學日荒士讀書不成往往遷而為醫即以周漢醫經茫然或不識其名即得之或不辨句讀假途餬口以人命為嘗試率一縣百醫天下當得醫三十萬一醫歲殺一人則天下無罪橫死

者歲常三十萬況庸醫必不止歲殺一人甚有歲殺數十人者誠非細事余目覩天札日繁死于醫者十常八九深惜宋制之不行故書于此後有欲惠保小民者儻念之矣杭州丁松生大令始刊是編以一本貽余惜頗有譌闕行篋無他書可證姑以本書相參考又推測文義略爲補正疑則闕之有脫去數語及數十語或脫半篇者無從考補姑記于上方

管子校正跋

古之校書者各校所藏而已印本既出校勘始通行三劉之校漢書朱子之考韓文皆以其書盛傳訛舛滋甚其學識足以判是非

別疑似故爲世所貴近百年來或專用是爲名取無足重輕之書張皇考索其得固細甚至其失輒不勝乖異相師成習每刊一書必著校勘記識者厭之其初尚頗謹嚴一書所記不過數十條後益滋蔓甚者卷帙反多于本書戴子高此編亦然子高資甚敏記誦頗富然溺于俗學好反朱子所著論語解尤詭戾余與叔起昔口箴之終不聽此編雖冗碎然裒集衆說無怪異語殆猶愈于彼矣